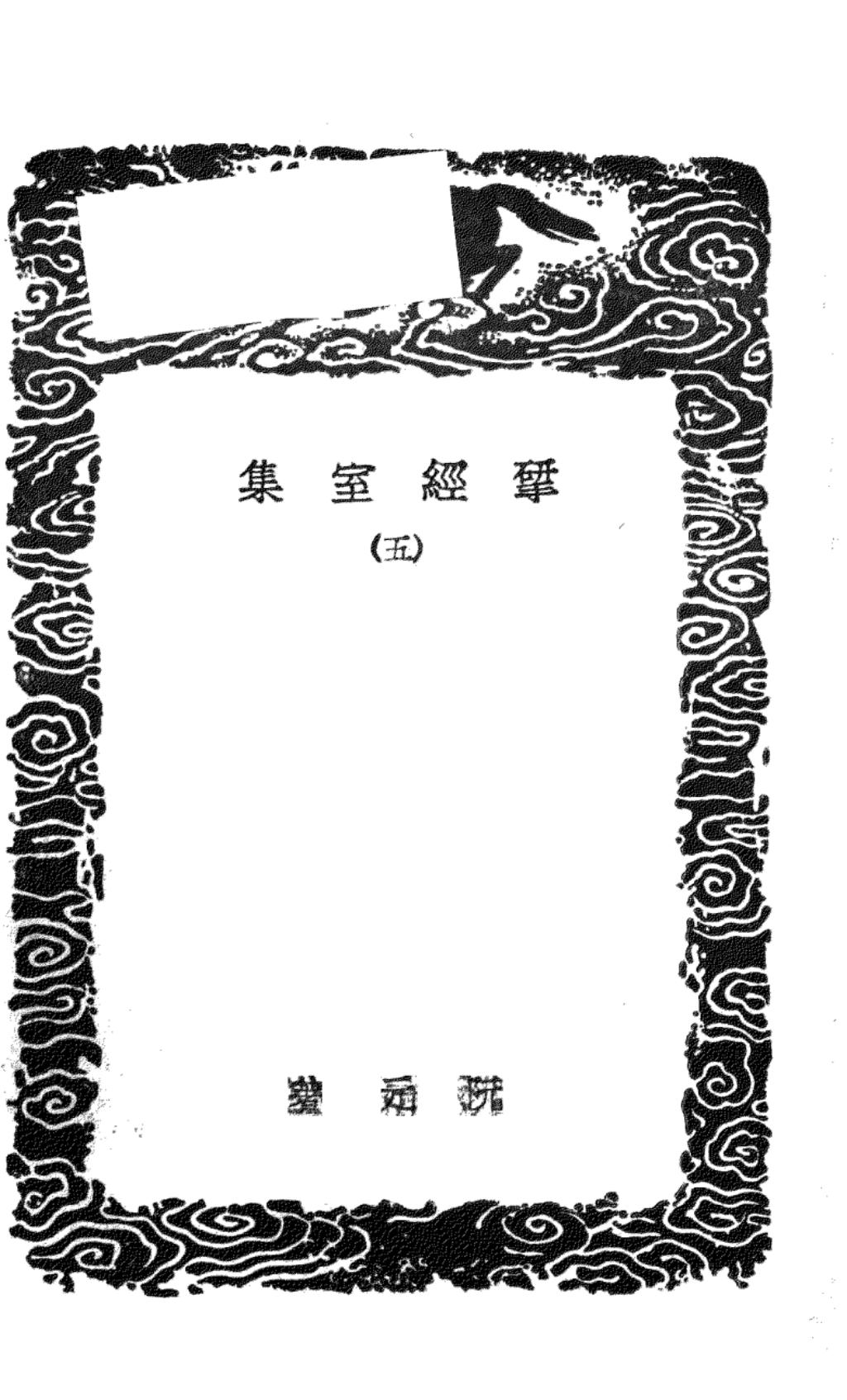


擎經室集

五



集 室 經 磋

(五)

書 著

擘經室二集卷一目錄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

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雷塘阡表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阮氏家廟碑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北湖小志序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林清泉公傳

節孝林母傳

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

胡西攀先生墓誌銘

劉端臨先生墓表

浙儒許君積卿傳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循吏汪輝祖傳

蔣士銓傳子知廉

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朱勇烈公傳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次仲凌君傳

通儒揚州焦君傳

李尚之傳

卷五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旣堂墓志銘

默齋張君誄

知不足齋鮑君傳

武進臧布衣傳

孫頤谷侍御史傳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墓志銘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君傳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旨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董處士墓表

江都凌君傳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臧拜經別傳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朱母高太孺人傳

淨因道人傳

鮑姑辭敍

女婿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志序

焦山定陶鼎考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知足齋詩集後序

藏厓考古錄序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南江邵氏遺書序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西湖詁經精舍記

金沙港三祠記

荊州窖金洲考

江隄說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通鑑訓纂序

史炤通鑑釋文跋

四史疑年錄序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卷八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恭注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瀛舟書記序

洋程筆記序

淮海英靈集序

廣陵詩事序

小滄浪筆談序

皇清碑版錄序

江蘇詩徵序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兩浙輶軒錄序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己未會試策問

海運考跋

海塘礮要序

嘉靖搢紳冊跋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吉蘭泰鹽池客難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嘉興嘉禾圖跋

硤川煮賑圖後跋

新修廣東通志序

恭進十三經注疏按勘記摺子

攀經室一集卷二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臣聞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說帝王稽古同天聖德備焉欽惟乾隆五十五年皇上八旬萬壽萬萬壽臣仰思盛德大業非三代以下史冊所可擬萬一惟宗諸經傳以徵聖壽或管窺而得其詞焉臣謹案尚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壽者福之初詁福者德所致也恭讀五福頌以爲壽富諸事皆受於天惟好德修于人五皇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皆五福主德之證至哉聖人之德卽福之基聖人之所以壽也帝王之壽必本於天書曰天壽平格孔安國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禮記中庸謂大德必得其壽徵諸詩曰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我皇上昭事惟敬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恭繹讀召誥篇一言以蔽之曰曷其奈何弗敬以誠民爲祈天之本以敬德爲誠民之本其理益明焉大戴禮曰戒慎必恭恭則壽又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亦其義也皇上躬親郊壇大祀極致精虔其在周禮曰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夏日至澤中方丘祭法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以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常雩者公羊春秋曰郊用正月上辛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春秋曰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是也社稷壇加玉者祈農事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春秋外傳曰玉足

以庇蔭嘉穀朝日夕月諸中祀茲復躬親一週及於岳瀆咸命使祭告禮記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公羊春秋曰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也定壇廟祭器者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禮記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法古制也我朝聖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皇上寅承丕基無事不敬法列祖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我國家創業東土締造維勤皇上編開國方略以闡功德書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跡書薩爾滸戰事者仁者無敵受命伊始書曰壹戎衣天下大定諭立臥碑述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者遵成憲也詩曰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又曰率由舊章作紀恩堂前後記敬誦實錄者逮事聖祖不忘恩教也皇矣之詩述文王逮事大王大王受天命及王季文王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又曰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四巡盛京親製詩賦以彰謨烈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皇上帝繩祖武下詒孫謀五代一堂古今未見復致王牒十一世之慶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皇上明俊德以親九族恩澤深厚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詩序曰行葦忠厚也皇上勤於庶政睿思

所周事立必豫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御書無逸篇揭爲座銘臣伏讀經筵御論君子所其無逸訓所爲處與召誥王敬作所相發明聖人之言經訓所折衷也法宮行在皆秉燭待章孟子曰坐以待旦視事移晷傳餐嚮午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內外奏章皆丹毫親批日數十事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皇上猶無須內史之讀也內外臣工日有召對下至一命亦無遺焉周禮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宰夫敍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是也法祖六巡江浙觀民察吏不自暇逸岱岳五臺豫河皆親駐蹕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禮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詩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天下庶獄事必親覽茲復恩詔減等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耕藉之禮必躬親者禮記月令天子乃擇元辰躬耕帝籍春秋外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食爲民天民爲國本皇上愛民重農民數穀數要會時聞周禮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禮記王制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周禮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至於祈謝雨澤驛詢天下雨陽收穫每當足豐稔必詩以誌喜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穀梁春秋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又曰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正賦漕運歲千萬計皇上臨御以來免賦者三免漕者再茲復恩蠲天下正供臣謹案

周禮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遂大夫皆有辨其施舍之事鄭康成讀施爲弛蓋周時什一雖輕皆無普免之事豈若我皇上蠲貸至二千萬萬乎臣伏讀經筵御論有孚惠我德以九五君位惠卽我德當置惠心于勿問聖謨洋洋所以損上益下有孚元吉而說无疆也偏隅偶歉恩加蠲賑截漕平糶以劑盈虛卽民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河防者民生所關皇上命濬陶莊六塘伊家諸河清黃交匯誌水宣洩海塘建石重隄保障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澗距川考工記曰以防止止水禮記月令曰完隄防春秋外傳曰陂障九澤民間五世同堂二百餘家壽逾百齡同居十世皆壽世人瑞也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禮記曲禮曰百年曰期頤孝經曰示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命重舉千叟宴者皇建有極斂福以錫庶民也禮記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爾雅曰黃髮齦齒鯔背壽也皇上典學高深文德淳懋每歲必御經筵宣講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抑戒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臨雍講學釋奠幸魯崇儒重道也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雍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御製三老五更說證以左氏孟子其義乃明重排石鼓文者存周法物用光我文治武功也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御製詩五萬餘篇文千餘篇尙書帝庸作歌易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大戴禮曰武王作機鑑楹帶十七銘庶足擬焉御書寶繪咸臻極詣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親定祭祀朝饗樂章

及詩經樂譜。其在周禮大司樂大呂應鍾小呂夾鍾皆歌以祀享。詩鹿鳴以燕羣臣。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卽其義也。鑄鐘特磬列於大樂，御製笙詩依義補辭。其在爾雅曰：大磬謂之鑒，大鐘謂之鏞。儀禮鄉飲酒燕禮諸儀皆笙。南陔華黍白華由庚諸篇卽其義也。河源淮濟涇渭諸水考厥源委其在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書曰：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爲濟。詩曰：涇以渭濁卽其義也。詔收天下遺書分爲四庫，儲以七閣。其在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所謂三墳五典也。皇上闢門籲俊正科之外六開恩榜再舉制科書洪範曰：俊民用章。詩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士也。皇上神武邁倫嘗發廿矢中十九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也。每歲秋行闈木蘭蒙古進宴所以詰武綏遠也。穀梁春秋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詩時邁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皇上奮武開疆勘暴柔遠蕩伊犁平回部收金川定臺灣爲亘古未有之功業。書序稱湯伐三殷成王踐奄皆不足比數。左氏春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爲七德。惟皇上武功備焉。至於先征而後歸服者謂之歸降。回部緬甸是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也不加征而自來歸者謂之歸順。土爾扈特拔達山安集延痕都斯坦布魯特哈薩克巴勒布是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遠國自來也。邇者安南王阮光平八觀祝釐則我皇上推亡固存承天時行之道。大戴禮曰：重華南撫交趾。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海外遠國若高麗暹羅琉球南掌皆入貢壽宇不可縷計。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

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大戴禮曰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是也是惟我皇上大聖大仁允文允武用是承天純佑盛德日新登八衍範念用庶徵嚮用五福臣仰見庶徵之應本於五事寅恭對越爲壽之基此貌之恭作肅也惠澤優渥是可徵曰肅時雨若矣王言作則臣下稟令此言之從作乂也當陽用命是可徵曰乂時陽若矣克知灼見照晉幾先此視之明作哲也德化如春是可徵曰哲時燠若矣達聰兼聽發慮出謀此聽之聰作謀也凝成萬物是可徵曰謀時寒若矣精一執中廣淵齊聖此思之睿作聖也從欲風動是可徵曰聖時風若矣皇上臨御五十五年慶壽八旬由是推之萬萬年爲萬萬旬易策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經卦皆八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自然之數也又萬壽年幹在庚爾雅曰太歲在庚曰上章庚猶堅強也章明也月躔在酉酉爲壽星之次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是生成推衍皆與苞符象曜相應故曰聖人之壽皆本於天錫羨延洪惟億萬年天保之詩臣下歸美崇尊頌福祿也曰詒爾多福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猗歟盛哉聖壽之徵諸經者蓋遠邁皇王哉翰林編修臣阮元恭紀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臣向疏郅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强大數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爲陛下畫一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誠名王斬闕支氏請縣首藁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

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爲國雪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于大宛曠日持久靡敝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郅支之功當十倍于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皇上奮武開疆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羈靡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郅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絕未有若延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稟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閒有偶違廟算者卽不能速藏豐功又孰能于睿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耶此其不同者三也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年家子胡長齡填諱

太府君諱玉堂字履庭號琢庵始祖諱巖當明神宗時由江南淮安山陽遷揚州江都明末遷居城北四十里湖中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高祖諱文廣任榆林衛正兵千戶曾祖諱秉謙以孫諱

匡衡公官貤贈武德將軍。祖諱樞良。晉贈昭勇將軍。父諱時衡。誥封奉政大夫。晉贈昭勇將軍。凡五世皆有隱德。至太府君生而倜儻。有志概。長身健臂。行止偉岸。與中人立。面僅及胸。少能挽強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爲古文詞詩歌。援筆立就。康熙五十年辛卯。占籍儀徵鄉試。中式武舉人。主試者爲江蘇巡撫。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會劾奏本科文鄉試交通關節事。總督反奏。解巡撫職。遷之揚州館舍。太府君於是佩刀挾矢。護左右同寢食數月。及奉旨昭雪。復巡撫職。清恪公極感太府君之義。而太府君讀書勵行。一生清介。所以深得清恪公教者。亦多在此時矣。五十四年乙未武會試中式。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分鑲藍旗敎習。五十六年。五十七年。聖祖仁皇帝駕幸熱河。兩次隨扈。五十八年。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二月。蒙世宗憲皇帝賞綬三疋。三月送聖祖仁皇帝梓宮。賞銀四十兩。八月送太皇太后梓宮。加一級。本年癸卯科殿試武進士。詔舉技勇馬箭步箭。皆稱旨。賞綬三疋。銀五十兩。十二月十三日。奉旨授三等侍衛。賞戴花翎。三年五月十八日引見。外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兵部給都司簽書。管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兼管左營事。及涖任。兼署右營馭士嚴整有律。五年八月遭父喪。遵例在任奉諱服除。十年三月。部議改設撫標中軍遊擊員缺。爲參將。經大將軍岳鍾琪以軍前才能之員揀補。仍留軍前効力。太府君署理參將印務。十月軍政卓異。十一年六月引見。奉旨准其卓異。交部照例陞用。欽此。四月。以都司銜陞銜調補廣東提標後營遊擊。時巡撫德齡奏請以陸衡仍留湖北署撫標中軍印務。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雍

正十三年十一月，恭逢恩詔加一級。乾隆元年正月，兼署右營遊擊。三月中，軍參將到任，交印卸事。旋署興國營參將。七月，改署苗疆九谿營遊擊。二年，奉旨諭督撫各據所知之人秉公保舉。湖廣總督史貽直保舉阮某才守兼優，奏准紀錄一次，註冊。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山內苗民數萬人盤踞山谷，接辰州數百里，殺傷官兵，肆出劫掠，道路不通。奉檄領九谿澧州洞庭常德共四協營官兵隨鎮軍鎮總兵劉策名夤夜掩勦，兵駐三界溪。苗悉精銳屯山口，因卽相度地勢，偵探賊情。六月六日，進攻薄賊寨。太府君身先士卒，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潰，遂乘勝奮殺，焚燒山寨，奪獲糧草器械。三界溪爲賊門戶，賊屯此爲最勍。自官兵大捷後，賊退保各寨，其勢遂分。提督軍門杜凱報捷，奉硃批：「這所奏欣悅覽之。」將士奮勇爭先，甚爲可嘉。俟事竣之日，從優議敍。欽此。閏六月初四日，攻八樹寨，克之。追殺數里，巢穴焚燬殆盡。七月二十二日，攻長安鹽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各寨，皆次第克之。此五寨地勢險隘，林箐深密。太府君步行率士卒冒矢石，敗其伏兵，鼓銳力戰，遂於一日中連克之。賊勢已大潰，因駐兵搜捕山箐，逸伏焚燬茅蓬，發獲糧米甚多。是時上慮兵權未一，命貴州總督張廣泗來湖南總制全軍。甫到城步，卽察知謀勇最著，賚綵二聯，勞獎極力。南山大箐屯賊正多，屢攻未克。張公令督各營兵進勦，賊積木石斷山路，兵不能入。太府君日率兵佯攻正道，探知閒道，夜率健卒五百攀藤越嶺而入，誤墜阱，傷膝流血滿足，以布縛膝，進益力。夜半及正道，徹開木石。是時賊數千人已覺來拒，烏鎗繩火，紛如亂螢。太府

君命兵負嵎偃伏藤牌護前，賊至鎗齊發。我兵寂不動，賊易之久，乃鳴一大礮，鼓兵直下如建瓴。賊衆敗散，而正道兵無木石阻，亦大進合勦，殺獲甚多。及曉搜獲龍褲刀、櫟刀、標槍等器械及糧草無算。又搜得前被賊殺之巡檢官印一顆，賊餘黨共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不支，間出數十人近營跪哭乞降。太府君察其誠，爲請於張公。張公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太府君以死任之。次日率賊衆近大營跪乞降。張公云：「發三礮不畔去，乃真降耳。」卽對衆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衆股栗，莫敢轉側。蓋感太府君拯護之恩，故忍死無負如此。張公於是始受降。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八月二十二日奉令領各營官兵相機督勦。張公又令遊擊區明李登華帶兵隨太府君進勦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九月二十八日率官兵由左路奮登，奪殺前進，遂入寨中。鎗齊發，賊精銳殆盡，遂大敗，焚燬居室一空，生擒男婦子女二千餘人。賊寨盡平。十月初三初四日復親督各營官兵于橫坡各山箐四面搜捕，生擒男婦子女千餘人。又搜獲窟室男婦數百人，刀杖銀帛無算，皆親解赴張公所。張公欲盡誅其生口。太府君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師者當殺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張公始如所請。太府君出營分別男女年歲，苗人環跪哭聲震山谷。先擇壯年有須者斬之，其餘全活，薙髮給以口糧。張公雅知賢能，不深求，仍獎勵有逾諸將。太府君奉令所剿之賊寨，前後十餘戰，皆謀勇並著，兵無少挫。功爲諸將最，攻戰少暇，卽賦詩校射以爲樂。各寨平後，撤兵回九谿營，總督班第具題奉旨分別等次交

部議敍十一年兵部議敍頭等軍功加銜一等隨帶軍功紀錄二次八月爲苗彊事宜保舉十三年推陞河南衛輝營參將九月蒞任太府君之在九谿也訓練勤而兵無虛額賞重而罰嚴故湖南勁旅以九谿爲最城綏之役有兄弟皆爲兵因母老例汰一人兄弟爭出母亦請二人皆從而自役於署中其有勇知方如此及至衛輝營務廢壞已極兵貧而惰弓矢朽折不可用太府君蒞事限期操練兵本市中無賴子素不習武詫步伐爲怪事十四年十月相率辭糧罷去大吏以操兵過嚴舉劾奉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回籍家無一畝田蕭然僦居郡城而湖山寄興詩酒頗自娛也十六年聖駕南巡跪迎於高明寺甫奏名上在舟中問曰可是鄂容安所參者謹對曰是旋奉旨以都司錄用以微臣姓名聖心不忘於數年之後由此見皇上愛惜人材神慮周密纖細不遺太府君每言之未嘗不感恩泣下也十七年四月補放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一年陞廣東欽州營遊擊太府君之往嶺南也以卑濕故未奉母周太淑人諭止之未果於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任所兵民哭之失聲太府君性剛介接奉各督撫尊卑盡禮之外言語辭色無少附屈於僚屬事多爲保全不以告人受者久而知感所至凡鹽榷一切陋習皆裁泰懷金者不敢造門太府君未第時家素裕備宿衛後將十年田舍鬻盡及外遷愈廉介自矢家無一日儲不計也九谿城有北山周數十里兵民皆仰給此山有明季指揮豪姓之子孫訟言山本指揮舊地總督委官勘審將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申

辨過洞庭湖舟覆賴商船救得出至省力言地卽豪姓地亦明代事且絕數萬家之葬空樵蘇芻牧而以資豪姓爲利藪大不便總督卽達前議從太府君議九谿兵民大感悅偶騎而出見木石委積詢知將謀建生祠太府君立斥徹之兵民不得已家祀一主書長生等字乾隆四十三四年間元父客漢上遇九谿老兵爲言太府君去後此祠旋立歲時祝之不衰所著有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琢菴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太府君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距卒得年六十有五康熙六十一年覃恩授階奉政大夫乾隆元年覃恩授階昭勇將軍卒後櫬歸自欽州入城治喪乾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中雷塘以元配汪淑人繼配江淑人合祔嘉慶元年以孫元官誥贈資政大夫嘉慶四年贈光祿大夫汪宜人贈淑人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諱浩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江宜人封淑人一品夫人歙縣誥贈資政大夫諱承瑞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八日卒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子四長爲元伯父承德汪太夫人出娶李氏次伯父承義以元官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娶江氏贈封孺人次伯父承仁未娶卒並庶祖妣吉孺人出又次卽元父承信江太夫人出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晉封光祿大夫戶部侍郎配妣林夫人敕贈安人晉贈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女三長適太醫院吏目江都鮑雲書次適江都耿鶴齡次適儀徵生員賈天凝孫三人長兆麟長伯父生原官揚州高郵營汎千總次元乾隆己酉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職編修補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南書房行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授兵部禮部戶部侍郎誥授光祿大夫次享元次伯父承義子曾孫一人常生元之子二品廕生按吾阮氏世以武起家自元之生獨弱習馳射力輒不支父固憐之命改就經業暇時爲元述太府君平苗之捷曰是役也奇績聞當世然妣江太夫人寢食不安者十閱月故予弛騎射不事今命汝讀書成江太夫人志也比元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官檢閱長編太府君官階戰績稍具其略乾隆乙卯嘉慶己未間復以趨庭之訓比次追述用紀梗概託立言之君子圖不朽焉孫元謹狀

此乃嘉慶五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曾孫福謹識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累釁至重奉職無狀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酉時府君考終於浙江撫署正寢由四百里馳驛奏聞卽於十五日交代巡撫暨南北關關防七月初二日奉柩登舟候旨初三日由四百里驛奉上諭阮元現丁父憂所遺浙江巡撫員缺著清安泰調補欽此不孝卽於是日解維歸里入城治喪不孝伏念府君仁厚孝慈懿行直節彰著人耳目無待不孝闡揚而後顯然不孝負慝深重覩然苦凶之間仰呼高天此慟何極若不亟以狀呈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以乞表章則罪戾滋重矣府君諱承信字

得中號湘圃。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於太府君琢菴公湖北撫標中營參將官署。乾隆元年府君年三歲隨太府君移任湖南澧州之九谿營。乾隆五年時太府君有征苗之捷。戮逆受降多所全活。府君年七歲每言凱旋之日迎太府君於十里外。遙見旗纛甲騎飛揚迤邐過山而來。光景猶能記憶。十一年太府君以母周太夫人春秋高不宜居谿山深濕地。命世父健齋公偕府君奉周太夫人歸揚州。諭以毋出遊毋就試。俾壹意侍奉周太夫人。府君事祖母盡孝。日定省間寢膳。跬步不少離。十三年祖母江太夫人卒於揚州。府君柴毀骨立。致疾經年。十四年太府君自河南衛輝營參將罷歸揚州。二十一年復任廣東欽州營遊擊。時府君年二十三。仍侍周太夫人居揚州。二十二年周太夫人命府君赴廣東見太府君計家事。二十四年府君年二十六。太府君諭令歸娶。且曰吾亦卽欲告歸耳。府君乃歸娶先妣林夫人於揚州。是年冬太府君以疾終於欽州。明年春府君聞訃。慟不欲生。亟欲戴星奔時周太夫人悲甚。伯父健齋公曰吾必當赴粵扶柩歸。若弟亦往。孰安祖母。府君乃留揚州。是年五月周太夫人以壽終。秋太府君十日生不孝元於西門白瓦巷舊第之南宅。卽今所建之海岱菴也。自後十餘年府君皆在揚州。府君幼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間。嫻習騎射。每較射挽強洞堅。善射者皆謝不及。喜乘馬。善相馬法。馳千里不以爲勞。以侍養未與試。及是年逾三十。決意不求仕進。補國子生。閉戶守貧。家無儋石儲。澹如。

也嘗暮行蹴得囊金數錠坐其地至夜半果有返而求者立付之教不孝讀書訓誨諄切府君熟於司馬公資治通鑑于成敗治亂戰陣謀略輒縱橫辨論隨方指授期不孝以有成不孝侍立傾聽警心壹志實從此始嘗以歐陽文忠縱囚論蘇文忠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篇口講指畫次第授不孝曰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鑽時藝無益也又嘗教不孝射曰射須沈其氣氣不沈志不能正體不能直杜詩云顧視清高氣深穩乃射之祕訣家雖貧爲不孝擇師敬禮備至不孝就小試時府君親挈行不孝幼弱試畢出府君一手障叢人一手挈不孝出闕外四十四年府君年四十六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先妣林太夫人檢治家事並督不孝誦讀慈以兼嚴四十六年秋八月先妣以疾終府君自漢陽扁舟冒風波十日達揚州傷悼甚摯葬畢客遊宣城貧民有除夕不戒於火者數十家府君往視之罄所蓄資給之使結舍四十八年府君年五十季冬命元娶婦江氏四十九年不孝入學補附生五十年不孝補廩生五十一年府君復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秋不孝江南鄉試中式舉人會試未第府君命留京師五十四年府君年五十六歸自漢陽不孝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年恭遇萬壽覃恩府君得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是年不孝散館一等第一名授編修五十六年不孝乞歸省掌院大學士阿文成公不允所請二月恭遇大考閱卷大臣置元文一等第二名高宗純皇帝親覽嘉獎曰此卷詩文皆佳擢置一等第一名補少詹事命在南書房行走五月府君挈不孝婦江氏至京師是日不孝自御園回城得羽扇香葛之賜

迎奉膝前府君被恩感遇喜動顏色元嘗召對及迎養事純皇帝問曰汝父多少年紀元對曰臣父年五十八純皇帝曰年紀甚小時聖壽八十餘故云然歸爲府君敍述之感甚懽甚嗚呼慟哉此不孝在京迎養之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十月府君由京師歸揚州不孝陞掌詹事五十七年冬不孝婦江氏卒於京邸幼女荃亦殤五十八年春府君年六十復至京師五月出京師復歸揚州六月不孝蒙簡放山東學政十一月試沂州府畢府君方自南來不孝出迎沂州南門之外琅邪古道八驅安緩不孝先馬入城嗚呼慟哉此不孝山東迎養之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六十年不孝蒙恩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任浙江學政不孝奉府君由揚州至杭州府君念不孝婦江氏無予以族孫常生爲元子明年入國學補六品蔭生嘉慶元年府君年六十三恭遇覃恩加一級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嘉慶元年府君爲不孝聘婦于曲阜孔氏五月于歸杭州嘉慶三年八月不孝陞兵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九月不孝任滿奉府君入京師嘉慶四年正月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府君跪哭甚慟勸元在禮部敬襄大禮皇上親政伊始命元仍在南書房行走旋補經筵講官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兵部侍郎總裁會試恩遇稠疊府君語不孝曰汝受知先皇復受今上重恩如此矢勤矢慎庶可報效萬一不孝謹識嚴命凡內廷禁近之事加意慎密各部籌兵餉算軍需奏宗廟山陵諸事日不暇給未申時始退直府君必曰爾少息毋侍我前也四月覃恩府君得誥封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

加一級冬十月不孝奉署理浙江巡撫之命府君瞿然謂封疆重任懼不孝不能勝辜負聖恩元於召對時叩頭固辭上不允乃就道是年秋高宗純皇帝諸大禮成元以兼禮部奉特恩加隨帶二級府君受誥封光祿大夫制曰華胄清資佑啟必原於嚴父令儀碩望蕃昌聿振於名門爰湊國恩用彰家訓爾阮承信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父操修醇粹啟迪勤劬儒席傳珍琢就珪璋之器良材肯構蔚爲臺閣之英門祚方新寵章淳被茲以覃恩封爾爲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承家有子聿昭孝治之風被命自天用作義方之訓式承茂獎勉副休光五年府君年六十七正月元奉實受浙江巡撫之命府君至浙江不孝率兩軍擐甲奉輿於武林門外慈顏怡悅士民具瞻嗚呼慟哉此不孝復在浙迎養之事更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是時閩浙海盜有鳳尾箬橫水澳蔡牽四幫各五六十船安南夷盜三十餘船船高礮大爲患尤劇肆劫商船據略子女不孝奏置巨艦大礮增兵設防寧台溫分設船廠檄道府董之杭州鑄礮局則中軍參將等主其事府君日冒暑赴礮局督促速成俾濟軍前之用且隨時寄示不孝指畫機宜不孝在台州得有所稟受六月二十二日盜在台州松門時三鎮總兵皆到將進擊之是夜海上大風雨安南鳳尾盜船蕩覆數千人不孝檄水陸各路兵赴海山獲數百人追勦餘盜並獲僞安南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自夷匪入浙五六年至是敗衄始不敢復入浙海府君先憂後喜曰神風助順乃天子威靈非爾及將士力也故不孝報摺敬陳風雨破

賊事。皇上有誠感神祐之諭。此後水澳箬橫兩幫亦疊被浙師剿滅。惟蔡牽今尙竄於閩浙間。冬府君聚同族謀曰。我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聚族於城北之公道橋。甲科世衍。世系日繁。今無祭祠。非禮也。乃獨捐俸購地。建阮氏宗祠於公道橋鎮之南。購田爲祭產。俾族姓春秋祀焉。更延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子弟之能讀書者。又於太府君雷塘墓側建墓廬十餘楹。每展墓止宿。深寓哀慕。八年二月爲府君七十壽辰。不孝僂觴上壽。時恩賜壽字玉如意適至。不孝鑄鍛鍾以斬眉壽。欵程易疇孝廉考之中。二月夾鍾之律。以爲奇應。不孝又與諸友選商周十三吉金酒器。酌酒上壽。各賦詩一篇。門下士陳壽祺、吳鼐、姚文田、鮑桂星、查揆、顧廷綸等。以詩文介壽者甚多名篇。鉅製傳誦一時。府君感諸君子之懽心。顧而樂之。九年春二月。不孝復集諸友別選商周十三酒器。賦詩爲壽。府君呼元語曰。築園池美居室。吾不爲也。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品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鉶爵祀高曾祖禰四世。祔者藏夾室。此今制也。今吾家惟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於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京察諭旨。謂汝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汝奉職無微勞。何能當此。顧儉於躬。勿儉於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受命卜地於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卽隨曹憲文選巷故址。鳩工庀材。秋廟成。祭服祭器咸備。府君喜遂素志。將擇日歸揚。

州奉栗主入廟矣。八月二十六日府君晨興將就盥盤忽頭眩目昏棄水傾仆不孝時祭吳山神祠亟歸省知左股外之筋絡有阻不便行步卽延吳下各良醫內外調治入冬漸愈猶不良于行府君自五十歲後患濕熱之疾六十以後加重膚肌時作癬癥或侵脾胃則食減神疲然尙能騎馬至是濕病與左股筋絡爲痼閒形痛楚今年入春猶未愈府君家廟旣成必欲親奉栗主入廟兼以夏初往可避杭州徽濕且吳下名醫不能棄其恆業久客杭州擬於途次就之乃挈孫輩及家屬奉廟主自杭登舟道出姑蘇僦屋暫居爲就醫計本意實在奉廟主至揚州也夏至後服藥無大效不孝請府君勿往揚州歸杭州府君淒然淚下曰吾竟不能奉神主入廟耶大暑時天氣暢晴服薦尤復少差醫者猶謂脈甚健可待秋涼歸杭州繼復體腹浮腫夜眠不安府君始決計歸杭州矣不孝遣長子常生代奉栗主由蘇歸揚入廟不孝在嘉興查災賑迎於平望拜見舟中悲喜交集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糶諸事皆盡委曲猶以不克親奉廟主歸揚州爲憾迨抵署以病久氣虛薦桂不能見功又忽腹瀉不可止閏六月十五日不能食飲氣息漸微以酉時遽爾棄養春秋七十有二嗚呼慟哉不孝侍奉無狀且以未諳醫理調治失宜負罪深重百身莫贖今而後長爲失怙人矣終天抱慟尙何言耶府君性正直剛毅心事光明復忠厚仁慈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凡年家子門下士見者藹然如坐春風中每於戚酈故友無不加意惠愛禮曰孝友睦婣任恤府君實當之無愧此桑梓之公論也且智識明決每論人料事纖悉不爽早年往來楚粵江湖間帆背驚風篷窗外雨與榜人舟子共之性喜游覽嘗侵曉登廬山徘徊

移日京師之涼水河飛放泊山東之泰岱大明湖離華佛峪龍洞靈巖浙江之桐廬九里洲半山西湖靈隱龍井諸山寺莫不棹舟策騎減僕從探幽勝留連忘返或爲圖畫屬諸友門下士題咏之不孝視學政時每教曰取士當先器識取文亦當無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見爲去取必有棄材矣及不孝爲巡撫府君于兵刑之事時切于懷每盜艘往來兵船追獲必一一記之閩盜黃葵等全幫投降放出難民府君深喜曰此活數百人勝于礮火中擒獲者遠矣每秋讞及審重囚時府君每於屏後坐聽冀得其情有所平反不孝兼司杭州關榷府君曰吾早歲涉歷江湖深惡關吏苛橫爾可使行旅受困耶寬以惠商嚴以御下治榷之道也有司關人入署者府君詰之對曰惟聞司關人斥行旅行旅不敢忤者今乃行旅斥司關人司關人不敢忤之矣府君笑而領之曰可矣武林門普濟堂不孝所剏建嚴冬賑粥府君親視頒粥歸而喜曰吾見老稚貧民可以卒歲卽小人亦有聊賴矣府君治家事性儉約嘉慶六年諸暨縣水災府君出銀四千兩助賑九年浙西水災復出銀一萬兩助賑曰此吾爲汝儉省廉俸而積之者今用以賑饑民得用之道矣不孝整飭育嬰堂收養棄孩較前倍增禁金華府溺女賞喜銀籍存之貢院號舍素泥潭全甃石版亦皆府君教也府君惟不孝一子未冠失母府君嚴慈交至鞠育訓誨迄於成人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府君蒙太府君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具文武之材發光積善以貽于不孝之身不孝備位卿貳府

君每勸以矢清矢忠勤職業毋失祖志今年夏初浙西復災猶訓不孝亟請賑恤以仰體皇上子惠元元之意嘉興歸途見領賑者舟載而歸絡繹不絕心乃喜不孝德薄材短獲從君子之後罔致失墜皆府君所以策勵而董教之者不少疎也祿養未久遽遘慘酷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又何以偷生視息爲哉嗚呼慟哉吾阮氏系出陳留南宋以後遷江西之清江縣元末以武功顯明初徙豪傑實江南乃居於淮安府明神宗時小槐公諱巖自淮遷揚爲遷揚始祖崇禎時遷居城北四十里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官榆林衛正兵千戶三世祖諱文廣四世祖爲府君之高祖諱秉謙以孫匡衡公官貳贈武德將軍高祖妣厲恭人貳封恭人節著揚州府志曾祖諱樞良贈昭勇將軍曾祖妣蔣淑人諂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晉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祖妣周夫人諂封宜人晉封太淑人贈一品夫人父諱玉堂號琢菴遷居揚州府城儀徵縣籍康熙乙未科武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歷官參將諂授昭勇將軍議敍頭等軍功贈資政大夫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事見元所撰行狀琢菴公元配汪淑人贈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江都浩公女繼配江淑人贈一品夫人歙縣諂贈資政大夫承瑞公女側室吉氏以元官貳贈夫人府君兄弟四人長伯父諱承德汪太夫人以姪爲己子次伯父諱承義早卒以元官貳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府君以族姪亨爲之後娶於松江王氏生子祿次伯父諱承仁爲長殤並側室吉夫人出次府君江太夫人出府君配先妣林夫人勅贈安人諂贈夫人一品夫人不孝元林夫

人出娶江氏，歙縣候選州同知振箕公女，卽祖妣之孫姪也。繼娶孔氏，曲阜衍聖公昭煥公孫女，誥封衍聖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憲增公女，不孝四子，長子常生，聘寶應劉氏，原任丹徒縣教諭台拱公女，次子福，妾謝氏出，先是府君於五十二歲時納側室張氏，及福生，撫育於襁褓中，甚慈愛，不孝命福事之爲慈祖母，如祖母次子祐，妾劉氏出，次子孔厚，孔氏出女一，亦孔氏出不孝素有記冊，復舉大略，命子弟執筆爲狀，伏冀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錫之傳誌誄詞，藉以不朽，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妣林太夫人，系出閩之莆田，明天啓中避倭遷江南鳳陽，復遷揚州甘泉縣西山陳家集，祖得齋公，諱文連，積學有德望於鄉里，不仕，父梅谿公，諱廷和，乾隆癸酉舉人，福建大田縣知縣，以不孝官貽贈榮祿大夫戶部侍郎，先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閒爲韻語，輒焚不存稿，年二十五，子歸於府城西門舊第，逮事祖姑，克盡孝養，舉止言論，必以禮法，戚黨有識者咸嗟敬焉，丁太府君棄世，祖姑周太夫人亦繼棄世，先妣操持闔內禮無不舉，獨不令釋道治懺醮，或曰：太夫人不受一卷經耶？先妣曰：吾阮氏林氏皆儒家，無庸此，太府君清宦歸，無產可析，且食指多，先妣曰：不及早汰冗食者，後此更不支矣，乃裁減僕婢若干人，自取翦刀翦指爪，親浣濯爲諸人，先府君同產妹許于賈，及嫁，先妣力治奩具，曰：當無滅於先姑江太夫人在日也，乾隆歲甲申，不孝元生，先妣自乳之，五歲教識字，六歲就外傳，不孝口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期期不能上口，從塾歸，自憤泣，先妣置低几於簷前，教不孝曰：爾坐，毋急遽，爾姑從我，口緩緩讀之。

一夕得其理，迺背誦如流水。嘗以外曾祖所選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付不孝讀之。先妣又手寫白居易燕詩示劉叟等篇授讀之，并教以四聲屬對之法。故不孝八九歲卽能作詩，非塾師教也。不孝十五六歲與考試漸有交遊，每從外歸，先妣必反覆詰問今日見何人，言何事，不孝具以對。先妣曰：「某之言益者也。」某之言損者也。爾某言是也，某言非也。是以不孝雖有交遊，無損友。鉛山蔣心餘編修奉其太夫人居揚州安定書院。太夫人與先妣常過從。先妣語不孝曰：「讀書做官當爲翰林。若蔣太夫人教子乃可矣。」不孝謹識之，未敢忘。不孝年十七，府君客漢陽。先妣曰：「爾學識日加益，當求名師之更能擴充爾學識者。」遂訪於外祖梅溪公之執友胡西琴先生。先生言進士李晴山先生可從遊。先妣趣命執贊焉。府君性正直，待人不逆詐。先妣每問外事，測情偽如目見，婉致言說。府君獲益亦多。治家事不動聲色。府君或量計家事，曰：「如何？」先妣必曰：「無慮。」此已辦矣。以故府君無內顧憂。西琴先生深於學問，佐大府幕閱歷老矣。每聞先妣辨論事理，嘆曰：「真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亦不及也。先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早歲從外祖之官福建，曾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歷黯淡灘之險。尤喜西湖，湖南屏山園幽靜，常常言之，故不孝在杭州九年不忍履。小有天園之山徑。乾隆辛丑，不孝同學友天津張賜凝善畫。先妣曰：「曷爲吾繪石室藏書圖，賜凝升堂拜母，申紙舐筆，並繪不孝侍讀于側。七月，先妣以徙宅勞苦猝中重暑，以八月初二日遽棄世。嗚呼慟哉！先妣生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得年僅四十有七，葬於揚州城北中雷塘祖墓之側。乾隆

五十五年勅贈安人嘉慶元年晉贈夫人嘉慶四年四月晉贈一品夫人九月覃恩累贈一品夫人制曰推恩溯本爰賜慶于親闈稟訓入官並歸功於母教式頌渥典用播嘉聲爾林氏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母順以承夫勤於課子宅能三徙夙成俎豆之容織就七襄早振文章之緒徽音久著寵命宜加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鴻章疊布尙伸慈孝之思闡澤長流彌篤令共之誼廣宣休問遠樹芳儀先妣四奉恩綸未受一日之祿養嗚呼慟哉先妣棄不孝而逝者二十四年於茲矣不孝尙未以生平懿行告諸當世不孝罪也顧府君每言及先妣輒淚下不孝亦不敢頻言及之今府君亦永逝矣而今而後不孝長爲失父母之人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斯之謂矣不孝遺恨終天懼湮母德用是追憶生平粗陳梗槩呈之立言君子冀並傳焉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門下晚生王引之填諱

案古者子不自狀其親狀者自元郝文忠始國朝之制大臣

卒後國史館行文取其家狀于其子孫故不能盡拘古制也

又案此乃嘉慶十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道光十六年晉贈大學士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高祖孚循公之喪叔高祖諱樞忠者爲之行述刊本廬有存者元求得之刪節之爲述曰

次孫福謹識

公諱樞良，字孚循。祖諱文廣，明神宗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父諱秉謙，母厲氏，生子四：伯樞敬，叔樞忠，季樞恭，其仲也。公幼孤，崇禎末年兵亂，厲太恭人率四子避兵於北湖之公道橋，因家焉。公隨伯兄治田宅，致富。事節母以孝聞，敬兄友弟，閭黨稱之。讀書過目輒識大意，性恬退，不樂仕進。督叔弟習武，成武進士。伯兄歿，公總家事，不析產，不異爨。以儉治家，以豐蓄德。一絲半粟，不爲己私。坦白之懷，無慙衾影。撫兄弟如己子。凡兄弟之子孫女子，子等婚嫁，皆自經畫之。兄弟間情性甚篤，出必刻期，入必握手。數十年如一日，門內外無間言。公好施予，嘗置義塚數十畝，以濟貧者。鎮南石橋長數里，久圯，民病涉。公欲新之，而力不給，乃造舟以濟往來。鄉人貧病者，施以粥食衣藥。歿爲之棺，每歉歲行之益力。公爲人和平樂易，與世無忤。其持己也廉謹，不肆其接人也。無長幼貴賤，咸以誠色溫氣和，藹然如春風下至奴僕，亦不加以疾言遽色，故知與不知人，皆稱爲長者。一朝投合，此肺腑也。十年重見此面目也。鄉人事有未平，皆就公決。公從容出一言，莫不釋然。邑行鄉飲酒禮，衆皆舉公爲大賓。公避不之應。歿之日，鄉人多爲之泣下者。公生于明天啓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以孫官贈昭勇將軍，娶蔣氏。贈淑人。子二，長諱時衡，字宗尹，次藻衡，宗尹公元曾祖也。忠厚仁謹，好善樂施。一秉父教，無少異。孚循公兄弟四房，未分爨。而家事一秉于孚循。公歿，宗尹公從兄弟九房家事，亦皆秉于公。公亦無一絲一粟之私。兄弟姊姪，無間言。公歿，乃析產。公教子成進士，以子官誥封奉政大夫，誥贈昭勇將軍侍衛參將。以曾

孫官誥贈光祿大夫戶部侍郎娶周氏誥封淑人誥贈一品夫人公生于康熙七年九月初五日卒于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子二長諱玉堂元祖也次錦堂其先世世族諸語詳元所撰厲太恭人傳暨祖昭勇將軍行狀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門下士烏程張鑑填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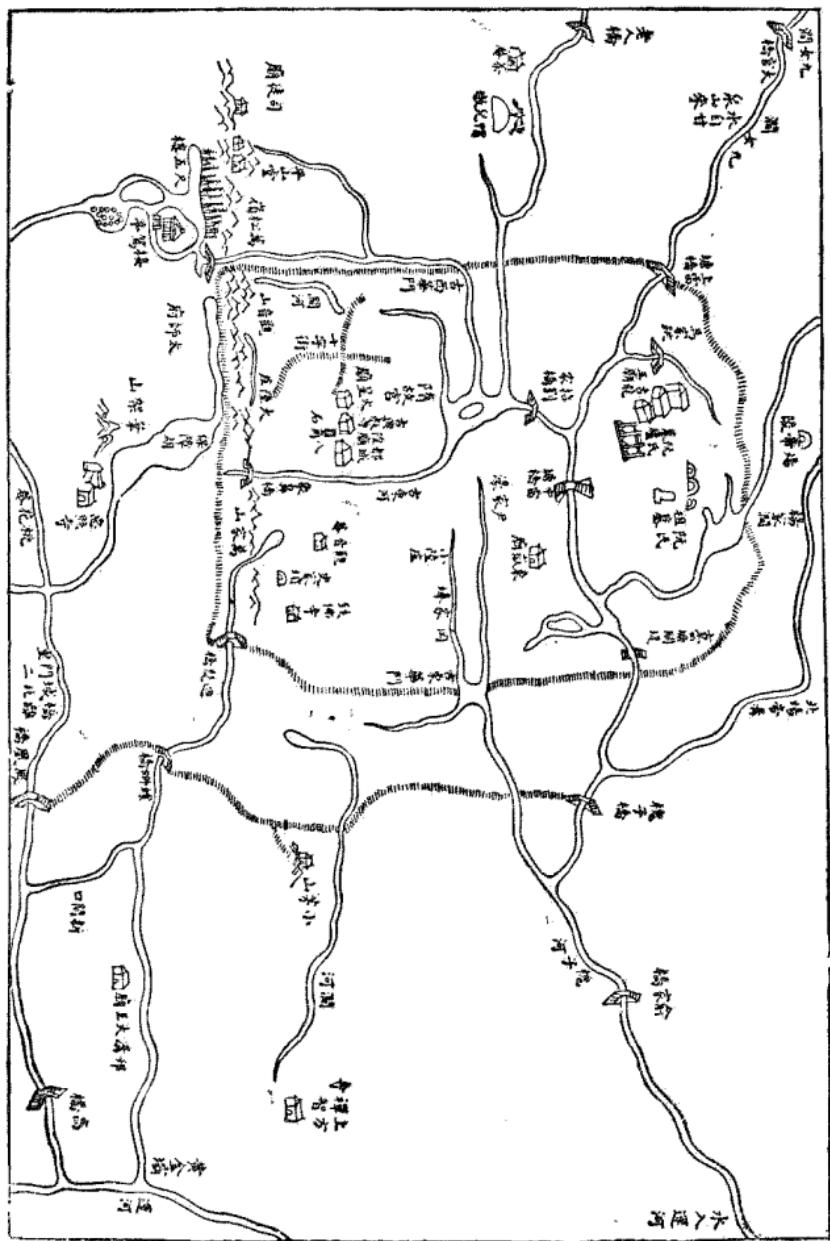
恭人姓厲氏江都人吾阮氏自淮安遷揚州三世祖諱文廣當明萬歷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罷官歸居郡城今舊城阮千戶巷是也生四世祖諱秉謙娶恭人生四子伯樞敬仲卽元高祖諱樞良叔樞忠季樞恭皆幼四世祖早卒恭人守其節上孝于翁下慈于子崇禎末黃得功駐儀徵高傑駐揚州城外兩鎮構兵之後城危民懼恭人請于翁曰兵事如此諸子皆幼不可居宜早避之乃懷白金五十兩隨翁挈四子出北門四十里止於北湖之僧道橋居焉路遇亂兵身衛翁子面被刀傷卒逃免三世祖卒後國朝收揚州恭人以勤儉治家教四子成立治田宅致富樞忠中康熙庚戌科武進士得誥贈爲太恭人樞忠子匡衡武德將軍及元祖昭勇將軍亦皆以武進士起家孫曾中式武舉人者六人太恭人生于明神宗三十年卒于康熙六年節行載揚州府志栗主祀江都縣節孝祠家藏遺像鼻左刀痕尙紅色夫事衰翁以禮孝也撫幼子有成慈也守貞三十年節也知變避兵保其宗今北湖阮氏成大族智也漢劉向傳古列女有賢明智節之目若太恭人者比于諸傳無媿也

擘經室二集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雷塘在揚州宋寶祐廢城之北漢謂之雷陂六朝後稱雷塘有上中下三塘之分中塘最大長亘東南形如連阜築其缺處可瀦水千畝今惟田中一澗寬數丈出其巽方缺處而已雷塘水源從西北甘泉山來行十餘里入秦九女澗又十餘里入上雷塘中雷塘又五六里入下東塘由槐子河入運河別有煬帝溝水出上雷塘之後由中塘之北而東至辰方交于中雷塘之水其迤南之巽方卽元祖昭勇將軍墓所向也元考光祿公墓在祖墓之昭爲子午兼壬丙向刻立阡表阡中灰隔深八尺闊四丈墓銘在灰隔中墓中不藏寸金片玉今以弟八世光祿公墓起算山墓向西北爲酉辛閒線長一丈五尺爲叔祖愷聞公墓由墓向西北爲酉辛閒線長四丈爲祖昭勇將軍墓爲坤申閒線十六丈爲高祖妣蔣太淑人墓爲曾祖光祿大夫宗尹公暨曾祖妣周太夫人墓爲叔曾祖發庵公之配秦太安人墓爲亥線十八丈爲庶祖妣吉夫人墓二十一丈爲二伯父庶吉士方訓公暨配江安人墓爲四伯父長殤端四公墓爲寅線六丈五尺爲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墓爲辰巽閒線十九丈五尺乃至神道碑下爲坤線一百二十丈乃至墓道石坊及墓廬阮公樓下爲辰線二百三十四丈爲雷塘出水之巽方煬帝溝今俗名楊家

潤在煬帝墓南一里許。此雷塘阮氏墓之大略也。別爲圖以明之。嗚呼。佳城何常。惟德是依耳。祖父以德居此。子孫不以積善行德永保之。是不孝矣。書此刻於神道碑陰。子姓讀者其敬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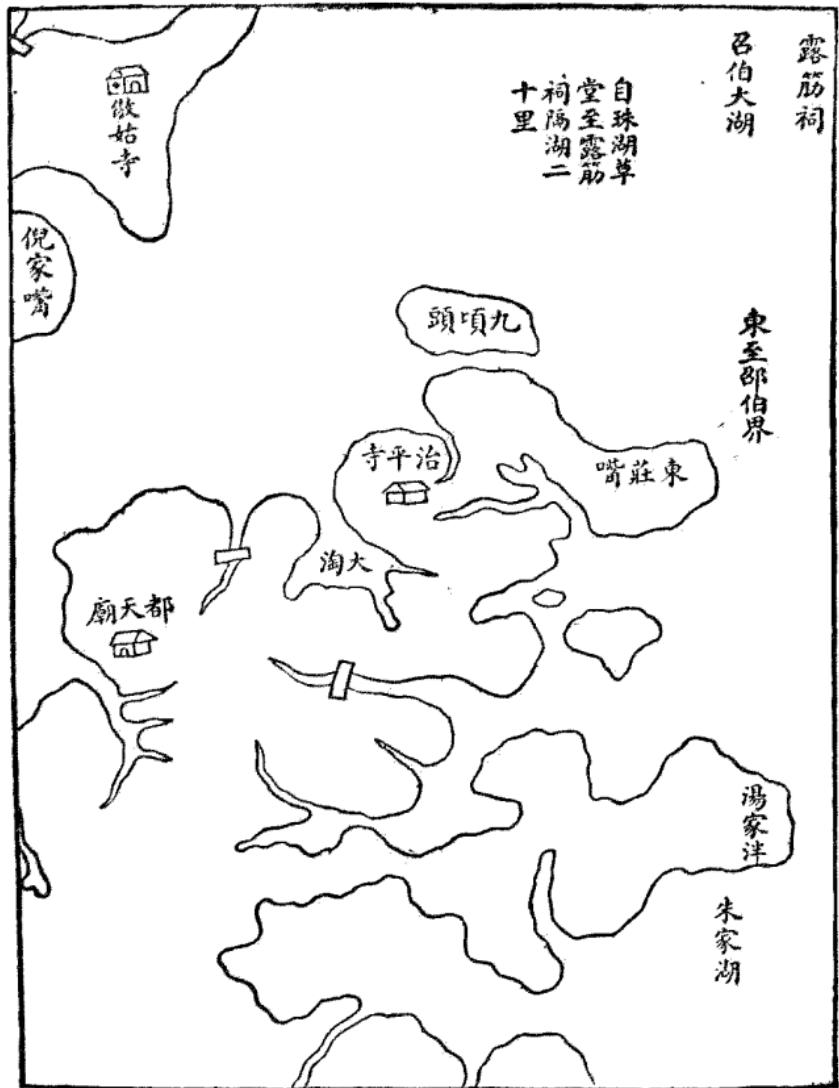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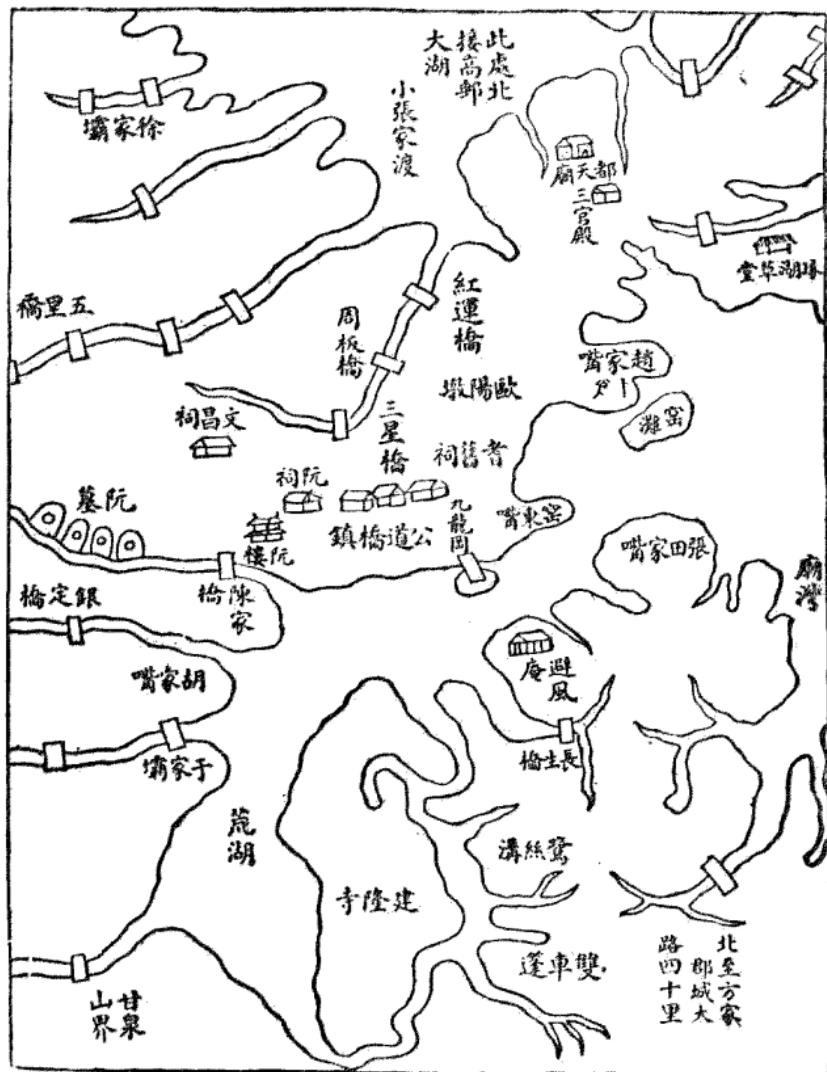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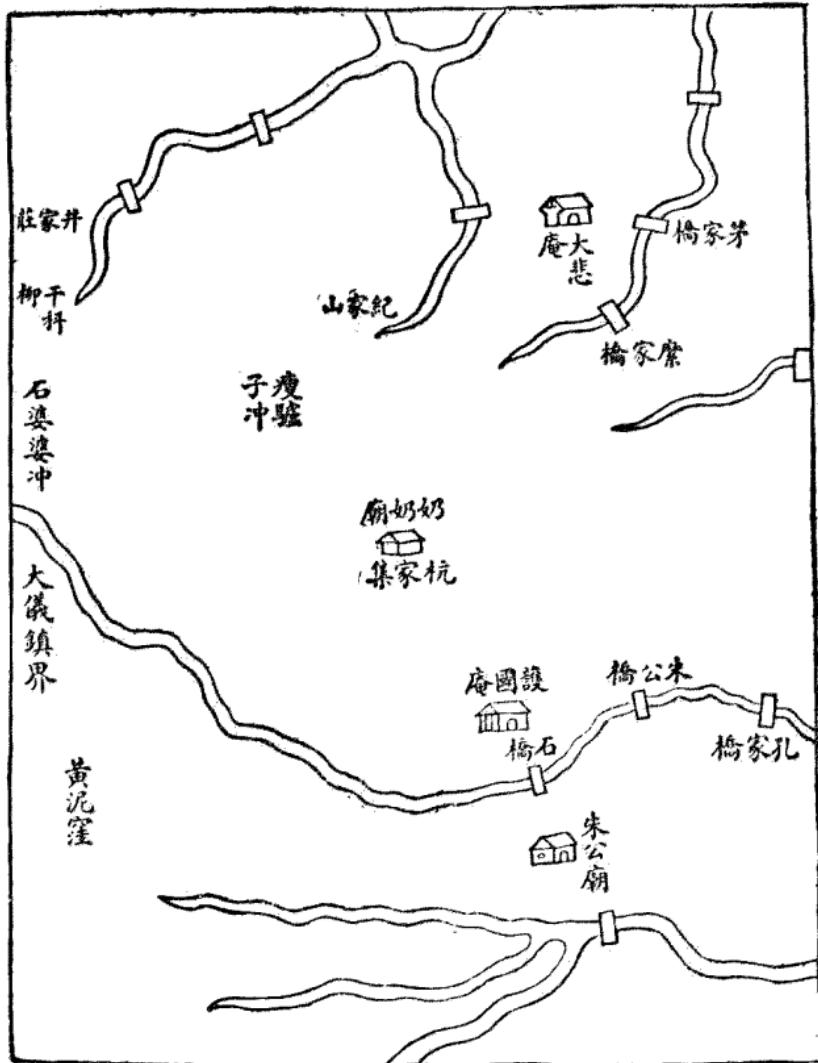
揚州府西北三十里之大儀鎮地勢甚高其脈自其西南橫山來至大儀特起復東北行二十里至黃子湖滑爲九龍岡卽今公道橋鎮也。本名僧度橋。橋鎮距府城四十五里出府城北門北行過上雷塘橋方家官名僧道橋。

巷雨膏橋一名火燒橋避風菴渡湖始達于橋鎮鎮居民千餘家有關帝司徒諸廟明末予三世祖奉軒公四

世祖妣厲太恭人挈四子避高傑兵亂自城逃止於此因聚族居之去鎮西南二里許有小橋曰陳家橋大儀以南甘泉山以北之水東匯于荒湖北流經橋南繞鎮而東而北爲黃子湖矣陳家橋之北百步內之平岡卽予三世祖四世祖妣高祖孚循公墓所在也予妻江夫人舊殯雷塘嘉慶二年奉光祿公命卜葬于四世祖妣墓之西北向西兼南以予視之其所謂樂哉瑕耶者乎阮氏宗祠及樓則在鎮市之南面臨湖水西望墓田近在目前也因記雷塘墓遂并圖記之







今甘泉縣官冊地名曰公道橋而舊時之寫者呼者則或曰僧道橋僧度橋孫大橋以余論之以僧度橋爲近是此地乾隆乙巳大旱水涸湖底多古石當是宋時物宋時橋梁等工每用度僧牒銀爲之蘇州度僧橋卽其遺制此橋不及蘇州之高但其用度僧牒銀造之諒亦相同特無碑記可考耳附記於此

雷塘阡表

嘉慶十年冬十有二月乙酉葬我顯考湘圃府君於揚州城北中雷塘祖墓之側顯妣林太夫人先以乾隆四十六年卒葬於此遂祔焉旣乞銘刻納墓中越旣祥子元乃表於墓曰我府君於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于祖考琢菴府君湖北官署三歲隨之湖南七歲祖考有征苗之捷受降止殺全活甚多凱旋之日旌旗蔽山府君憶及恆言之祖考復任廣東命府君歸奉大母周太夫人於揚州府君年二十六娶顯妣林夫人明年丁祖考喪暨周太夫人喪致哀毀禮無不舉顯妣主闌內不令釋道與喪事曰非禮也府君年三十一生元時家益中落府君耿介守貧暮行蹟地得金數鎰坐待覲者問而歸之以奉大母且遭喪未就試及是補國學生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閒耐騎馬善射熟復司馬公資治通鑑於成敗治亂戰陣謀略多辨論舉以教元嘗教元射曰此儒者事亦吾家學也顯妣生于雍正十三年二月四日考諱廷和癸酉江都縣舉人官福建大田縣知縣顯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逮事祖姑盡孝養舉止必衷於禮法于歸次年丁重喪乃減食指遣僕婦自翦指甲親澣濯元七八歲口吃讀孟子孟施舍

守氣章不上口。塾師莫能爲力。顯妣曰：爾姑從我緩緩讀已而乃成誦。復手寫白居易諸詩授元讀之。教以四聲屬對之法。元於是能作詩及爲成童。於親師取友謹言慎行之道。誨尤切。府君壯歲游楚中。乾隆五十六年元官詹事。在南書房行走。就養京師。元官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皆迎養。嘉慶五年夏。安南僞總兵盜船。及閩盜鳳尾等船。勾結數千人。闖浙之松門。元會水陸兵於台州禦擊之。府君在杭州。冒暑際鑄大礮。工濟軍前之用。時時寄示機宜。元得所受。六月廿二日。大風雨。盜船蕩覆。元乘風擊之。獲其餘盜。及安南僞總兵僞爵侯府君教也。杭州剏建普濟堂。冬賑粥貢院士子萬舍。皆斂石版。若茲事亦府君教也。府君教元練兵省刑。毋諱災。嘉慶五年六年。金華諸暨等縣災。九年十年。浙西災。府君教元請振卹。以體皇上愛民之心。前後凡蒙恩賑二百數十萬口。府君自出俸銀一萬四千兩。以助賑。曰：此我數年來儉積之廉俸。今用以拯饑。民得用之之道矣。我阮氏聚族于府城北四十里之公道橋。族姓繁。未有祖祠。府君獨出俸錢建祠。置祭田。合族春秋祀焉。祠側設塾。延師教子弟。使之讀書知學。又於府城文選樓後街建阮氏家廟。遵大清會典一品官制。廟五間。兩廡三門。以少牢祀。高曾祖祔四室。及東西祔。曰受封贈於朝爲正一品。猶若庶人祭於寢可乎。茲所立廟爲古禮。亦國制也。府君性正直剛毅。仁厚忠誠。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與顯妣相敬如賓。顯妣治家事。不動聲色。皆就理。故府君出遊無內顧憂。族戚中有學識者。聞顯妣論事理。歎曰：眞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猶不及也。顯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

蚤歲從父之官福建。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常常言之。乾隆辛丑八月二日。以暑疾卒于楊州府君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以濕熱之疾卒于杭州巡撫署中。以元官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累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顯妣初贈安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嗚呼。吾顯考蒙祖考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兼文武之材。茂光積善。以貽於元之身。且考妣惟生元一人。撫之育之。教之勸之。凡元之學有所進。識有所明。少備國家任使者。皆數十年義方之訓。劬勞罔極之恩也。茲以合葬刻石於阡。以表我二親之德。爰出家牒。乞翰林前輩奉賢陳先生廷慶書石。并填諱書先世男元表。湘圃公諱承信字得中。曾祖諱樞良。贈昭勇將軍。配蔣淑人。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周太夫人。封宜人。太淑人。贈夫人。一品夫人。父諱玉堂。康熙乙未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湖北撫標湖南九谿河南衛輝參將。廣東欽州遊擊。議敍頭等軍功。誥授昭勇將軍。累贈資政大夫。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汪夫人。繼配江夫人。贈封淑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湘圃公江夫人出。湘圃公江夫人出。生子一孫四。曰常生。曰福。曰祐。曰孔厚。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奉賢陳廷慶書石填諱。

揚州城北中雷塘卽隋之大雷漢書所謂雷波也其地勢自甘泉山來兩水夾地而行數十里會於塘之東南元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明天啓閒實始葬於此六世祖曾祖考光祿贈君宗尹公七世祖考招勇將軍琢庵公八世考光祿封君湘圃公皆以昭穆附葬焉墓西南半里許有墓廬廬北有樓三楹高二丈許東望松楸碑石皆在目前每當霜草風木寒雪夜月噭然以號曷可言已樓中繪四世象刻於石焦君循書扁質言之曰阮公樓庶幾先世靈神棲降於此顧視子孫丙舍無恙罔所恫也爰記此命子常生書石之後俾子姓世守葺新之九世孫元敬記十世孫常生福祐孔厚侍

揚州阮氏家廟碑

嘉慶九年歲星次甲子元撫浙五年矣父呼元于庭語元曰元汝知古禮乎知今制乎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古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二三品官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鉶爵祀高曾祖禰四世祧者以昭穆藏于夾室此今制也我顯考琢庵府君以武功貴雍正十三年受恩贈封祖父皆昭勇將軍妣皆淑人吾教汝學汝貴嘉慶四年受恩贈封曾祖祖父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吾家惟北湖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于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崇矣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帝考畧牧之績帝曰汝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敕部臣加一級汝奉職無微勞恩至重

褒至榮曷克稱此顧儉于躬勿儉于乃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拜受命曰唯迺卜地于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鳩工庀材越九月廟成奉高曾祖祔四室木主及祔位主入廟祭田祭器祭服咸備以成禮制以致孝敬樹碑于外東階與文選泉東西相直銘曰阮氏偃姓肇受商周晉宋之閒著望陳留唐宋乃南臨江分流元末江右武功以顯明徙豪傑江淮運轉大河阮氏族姓乃衍明季衡頻脫籍于揚崇禎之終遷于北鄉我朝選材甲科騰驤匪曰甲科實有隱德歷世仁厚節儉正直內備宿衛在帝之側出將楚兵南征有苗十戰皆捷受降于郊碑題緩帶家藏佩刀帝錫四世階如孫秩作廟揚州得祀四室非敢後也有待今日祖德蔭後後嗣奉先隆厥棟梁潔我豆籩子子孫孫保之萬年萬年永保作善降祥報國之恩衍家之慶文武孝慈世系繁昌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舊城文選樓文樓巷考古者以爲卽曹憲故宅嘉靖圖志所稱文選巷者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於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巷卽其處也煬帝嘗幸焉元案新舊唐書曹憲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譏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博雅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卒年百五歲憲始以梁昭明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都李善相繼傳授于是其學大興羅官沛王府參軍

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模子景倩官度支郎及曹君門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善見子邕傳又李邕傳云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籠官太子內府錄事參軍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轉蘭臺郎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善又嘗命子邕北海太守贈祕書監補益文選注與善書並行又藝文志載曹憲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桂苑珠叢一百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幾卷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共流漢之相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訓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閒其道大明馬揚之學傳於文選故曹憲旣精雅訓又精選學傳於一郡公孫羅等皆有選注至李善集其成然則曹魏公孫之注半存李善注中矣憲于貞觀中年百五歲度生于梁大同時爾時揚州稱楊一益二最殷盛文選巷當是曹氏故居卽今舊城旌忠寺文選樓西北之街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元以爲昭明不在揚州揚州選樓因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主以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配之唐書於李善稱江夏人而李邕傳則曰江都人蓋江夏乃李氏郡望唐韻載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語亦稱江夏李善李白詩亦稱江夏李邕是善邕實江都人爲曹魏諸君同郡也唐人屬文尙精選學五代後乃廢棄之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爲本然則韓昌黎諸人

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于文選序者也。桂苑珠叢久亡佚，閒見引于他書，其書諒有部居。爲小學訓詁之淵海，故隋唐閒人注書引据，便而博。元幼時卽爲文選學，旣而爲經籍纂詁二百十二卷，猶此志也。此元曩日之所考也。嘉慶九年元旣奉先大夫命，遵國制立阮氏家廟。廟在文選樓文選巷之閒，廟西餘地，先大夫諭構西塾，以爲子姓齋宿飲餽之所。元因請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君及魏君公孫君李君許君七栗主。樓之下爲西塾，經營方始。先大夫慟捐館舍，元于十年冬哀敬宵構之，越旣祥，書此以示子孫，俾知先大夫存古蹟、祀鄉賢、展廟祀之盛心也。元謹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文樓巷墨莊者，宋劉斅、武賢、濂、三世之所居也。劉式者，李唐新喻人，生五子，其第四子立德，立德生斅，斅生武賢。武賢生濂，濂生靖之、清之，式字叔度。開寶中隨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禮部尚書。妻陳夫人旣寡，以遺書教諸子曰：「先大夫秉行清潔，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畝隴，諸子怠于學者，則爲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爲郎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此宋初墨莊之在江西者也。立德官祕書監，贈太尉；斅官太中大夫，歷守淮揚池睦溫，始遷居于揚州文樓巷。武賢官承議郎，知盱眙縣。生濂于全椒，濂字全因，兩監潭州南嶽廟，以通直郎致仕。武賢沒，妻李氏，當建炎時識揚州，將亂，與濂避地江西，故兵戈不能害之。濂妻趙氏，質而文，夫婦手寫經以課子。靖之子和官贛州教授，清

之子澄判鄂州與朱子、羅願相友善。滁請徐兢吳說各以所善篆楷書墨莊字。此墨莊之在北宋及南宋初而羅願鄂州集所謂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者也。外此則集賢公是先生敵舍人公非先生放皆立德仲兄之子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與吳草廬虞道園相友善。滁爲武賢第四子其第三子沂亦奉母命由揚州避地豫章之新吳沂生蕭羅願代陳臯爲蕭傳。岳鄂王紹興六年曾爲新喻劉氏寫墨莊二字。叱墨莊之在南宋江西者也。海陵胡安定先生載陳墨莊夫人事入賢惠錄此在揚州之事也。朱子墨莊五詠一曰墨莊二曰冽軒三曰靜春堂四曰玩易齋五曰君子亭明楊廉和朱子五詠詩序曰劉氏靜春與集賢舍人各自爲派蓋靜春堂爲劉斅專派斅與敞放爲從兄弟故其孫曾清之等皆以靜春自稱。金谿公是先生等派不襲靜春之名然則靜春等堂軒五名亦皆宜在揚州矣。元居揚州文樓巷文選樓側時方纂揚州圖經檢舊志但知有文樓巷不知巷有墨莊事乃旁考宋史朱子羅鄂州劉公是吳草廬虞道園等集及江西地志朱高安墨莊石刻跋而述之如此。夫劉氏自南唐入宋以至元明代有聞人皆讀書爲義理之學所交遊者則有歐陽永叔曾子固胡安定朱子羅鄂州吳草廬虞道園諸人故其家世言行官階多見于諸集以忠厚大其族以文學啓其後而又世有賢母教子亢宗墨之爲物貫金石而不朽莊云乎哉。

揚州北湖小志序

元但通籍儀徵而已。實揚州郡城北湖人也。元家在北湖九龍岡。族姊夫焦里堂孝廉家在黃珏橋。相隔一湖。幼同學往來湖中者屢矣。嘉慶丙寅丁卯間。奉諱家居。亦常至北湖。孝廉出北湖小志藁示余。余讀而謹之。孝廉學識精博。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況史才。夫以北湖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蹟忠孝節義文學武事。悉載于是。是地出靈秀。特藉孝廉之筆。以傳斯地之事也。使各郡縣數十里中。皆有一人載筆以志其事。則郡縣之志。不勞而成矣。亟索其藁。乘于板。以貽鄉人觀覽。以待長官采摘要焉。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予族自明季由淮遷揚。皆始祖諱巖所產也。歲壬申。予奉命總督淮揚。駐淮安府。從阮唐山少司寇家。取其山陽族譜攷之。因記其略曰。始祖諱武德。字再二。世爲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居十九都時。稱棗兒村。阮家元末以武功顯。明鼎定。徙豪傑實江南。遂隸鷹揚衛。旣改大河衛。墓在今澗河南岸三里塘之南。洪武十六年。武德產敬。敬妻孫氏。產嵩。正統十三年。嵩妻馬氏。產連。成化十一年。連妻瞿氏。產鑒。鑒號月窗老人。始讀書爲諸生。正德元年。鑒妻陳氏。產淳。淳多隱德。練鄉兵備倭。以所儲粟餉軍。妻袁氏。妾方氏。嘉靖十二年。淳生嘉林。嘉林字仲立。號鳳居。嘉靖辛酉舉人。隆慶戊辰會試副榜第一。官湖廣益陽縣知縣。舉天下第一清官。行取御史。年七十二。葬七里塘之原。嘉林妻裴氏。產世勳。爲淮安族所自出。嘉靖三十五年。裴氏產世美。爲次子。世美妻盧氏。生子三大福。泰福。全福。萬歷天啓間。徭役繁興。民不堪命。衛

所之中官盡欄牛吏同冠虎遂攜家南徙脫衛籍此山陽族譜之大略也余家揚州舊譜諱巖公於明萬歷中由淮安遷揚州似相合矣惟是諱字不合憇焉傷心安敢於世系所從來傳會臆斷之耶然淮安大河阮氏之世系實不可不知故書此闕疑以示後人

再淮阮氏皆裴孺人出淮譜舊記云裴孺人贛榆縣人光祿卿裴公天祐之女隆慶初元鳳居公偕計入都至山東某縣負櫈被宿逆旅中少頃遇褐父頽白者叩公名氏色甚駭略詢家世姻族急索制舉藝觀之遂奔去公亦不置意比夜則市中人語喧逐車馬馳驟聲聒耳不能眠第聞曰新巡方至矣厥明公將戒途有騎而至者持刺邀公去方誰何間已挾之而騁及堂皇則疇昔所遇者盛服供立以堠延就賓館極燕衍之盛居數日郡邑有司頻煩將命而至議館甥焉蓋裴公以繡衣巡按山東偶宿神廟中夢觀天榜其第一人爲阮某裴時有愛女及笄擇婿無當意者得是夢輒心動微行時潛物色之忽於逆旅得公以爲天作之合也公承命殊不自得再三辭不獲命遂於行臺結褵焉明歲戰南宮已在魁選主者以策語觸時忌改置副榜第一旋注銓籍授官非公所樂也裴孺人歸後舅姑安其養益陽惠政亦多裨助吾宗生齒不繁至鳳居公始昌越數十年小宗又復衰落今之聚族於淮奉蘋藻而衍箕裘者皆裴孺人所出也嗚呼神廡一夢豈偶然哉孺人卒於萬歷庚子年年五十三封孺人

公諱廷岳，字詢四，號清泉，姓林氏。晉愍帝時黃門侍郎穎從元帝渡江入閩，四十六世顯當明天啓，因倭變遷江南鳳陽之桐城鎮復遷揚州府甘泉縣陳家集自顯至公，復九世公爲得齋公之季子。梅谿公之弟公天性淳正忠厚，篤于孝弟，里閭戚黨皆稱敬之。得齋公年六十有四，病公籲于天以身代割臂肉，祕以入藥，病遂愈。後二十年，得齋公再病，再剖之，病亟不能食藥而卒。今臂瘢纍纍然，奉母王太夫人亦竭力致壽九十。公以梅谿公服官，遂不求仕，以養親爲已職。梅谿公清宦有貸，尚有未償者。公或代償之，集諸子及梅谿公諸孫焚其書券曰：吾受伯兄教，昔代償者今忍言乎？諸從孫皆拜泣，各出錢以奉甘旨。公受之曰：使爾等心安，亦一道也。公幼篤學，治周易，著詩古文，詞精於醫，尤善治目，賴不失明者千百人。爲閩越齊魯之遊，以山水自娛，善鼓琴，善弈，習鎗槊，性嗜茶，于屋內壁閒置茶竈，泉必自淪，薪必自爇，具各種茗葉，壺蓋烹而奉客，有玉川之風。公生平無惡念，無俗情，無不可對人之事。卒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四日，年八十一。太學生敕封承德郎，子三長蘇門公衍，聖公府辟佐府事，乃爲其掾。次稼門禹門，孫念曾、曾孫纘祖，論曰：縣舉孝廉方正一人，嘉慶元年恩詔也。大吏以名不易稱，難其選而斬之。夫大吏之有封蔭，亦恩詔也。未聞有以祖德不立子不才而辭者。何獨于民之賢者而斬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賢士。若公者，或所謂孝廉方正者乎？元梅谿公外孫也。知公深，無虛詞，無溢美也。

節孝林母傳

節孝高夢輝之女年十九歸揚州甘泉梅谿林公爲側室林公元外祖父也以舉人選授大田縣知縣外曾大父母年老畏遠涉留外大母俞夫人奉養公蒞大田無以襄內政乃以節孝隨節孝綜理諸內事能代公勞公潔己愛民官齋蕭然無兼味節孝曲體公意儉以律身勤以率衆邑人翕然稱之越三年外曾大父病終於家公性至孝哀甚毀疾遂不起時嫡出四子皆在揚州節孝甫生庶子名閩慟不欲生親黨之在閩者以扶櫬撫孤勸乃強食粥及扶櫬杭海由乍浦抵家元外大母俞夫人亦前卒一歲之中遭三喪外曾大母日在涕淚中節孝茹哀侍奉能得老人心戚族嘆美以爲難元舅氏四人年皆長名閩者又夭折節孝傷之大舅氏以次子跋曾爲閩後所以慰節孝也諸舅氏皆館於外復相繼卒所遺孤皆幼節孝偕諸嫡子婦操作教諸孫力學書聲與紡聲恆相和如是者十餘年諸孫乃屹然有成立者嘉慶七年族黨共列其行請於朝得旌表節孝建坊于門嘉慶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七元母林太夫人感庶母之孝節也事之甚恭且禮法性情若契而合元幼隨先妣住外家嬰病節孝助先妣撫元者備至故知其行爲傳焉

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景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籌好施與家遂貧母早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旣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

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旣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於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之歎學官吳銳李安溪高弟子嘗偕客過其廬講學逾時太孺人解敝衣穴屋後席壁屬鄰嫗質錢市盤飧享之遇斷炊輒貰市餅以爲食先生屬文必以微言發經義恥爲華靡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階末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餒臥不妄受一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致之先生不往旣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始謁座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畊閣學士以東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曰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顧甚貧何以歸予將命同人贍子先生固辭旣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贍者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閣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乎先生例選知縣不赴選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宿儒皆執贊受業嘗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勵對策剴切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太孺人鍼黹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旣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爲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喬先生諱椿齡字書西甘泉人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揅著屢有驗善屬文以

漢魏爲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游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書苟非義雖周之不受體羸多病不婚娶元幼受業于先生乾隆癸丑元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衡量孔顏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躊躇若滿志焉明年春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于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木元伐之爲先生棺歸葬揚州

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先生爲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兩先生績學砥行深自韜隱而元竊高位厚祿過于師吾所愧也嗚呼吾幼年見許于兩先生使先生今尚在許吾耶抑責吾耶是以每念先生深自省也

胡西菴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胡諱曰廷森字衡之號西菴先世唐宣歙節度使常侍學之後十五世當元時祖大中籍饒州官休寧遂遷焉高祖學龍遷江都父濤齡國學生先生身長體腴事父孝年逾三十猶引過受杖侍母疾雪夜長跪呼天疾爲瘡幼讀書試未第乃以文學佐大吏幕府之奏章通達治體所繕奏皆稱旨兩江總督薩公載等交聘延致之先生兼精刑律年五十無子或曰掌刑者艱於嗣先生曰吾儒生欲活人無尺寸權正欲佐人于刑中求嗣也故其治刑也以仁輔義有合于歐公求生不得之旨所全實多卒舉丈夫子

遂杜門却聘。謝外交。與里中秦序堂、沈旣堂諸先生爲湖山遊。杖履吟詠。有香山之風。元初任巡撫時。先生至杭爲擘畫一切。元以政事切問之。悉其情。逾月。兵刑漕賦事略定。先生曰可矣。乃返揚州。嘉慶元年恩詔縣舉孝廉方正一人。里中搢紳皆以先生應舉。具牘達之官矣。而史胥慙之。先生曰。搢紳勿與史胥言。言則不廉不正矣。以是卒未達大府。嘉慶八年。先生卒于家。年八十有五。先生工詩。善於言情。其佳處極似放翁。著西萃詩草一卷。授職州吏目。配李安人子德生。職州同知。側室劉安人出。冬十一月葬揚州。西門外老人橋之右。元幼時以韻語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選之學。導元從李晴山先生遊。先生于元外祖林公爲執友。公子婦林氏。元母之姪也。元入覲返過揚州。哭先生。乃爲銘曰。

先生之行在孝與慈。先生之學在書與詩。先生之才經濟匡時。弢晦恬退。世莫之知。知之深者。非元伊誰。九九宰木岡道宜。爰伐樂石載此銘詞。

劉端臨先生墓表

劉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其先世由江南蘇州遷揚州寶應。六世祖永澄。萬曆辛丑進士。與高忠憲、顧端文、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曾祖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蕃。貢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

夕禮之出入里閈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雋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偶疵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遊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外休寧載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于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于職月必考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恥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爲講畫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齋鹽淡泊晏如也先生慎于接物尤廉于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骋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

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羨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愧悔終身無疾言遽色故其爲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于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然自下體素羸疊遭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二日以疾卒距生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蟠源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廩生次字溧陽史氏殤幼許字同邑增貢生朱聯奎子仕祿所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經傳小記惟稿多零落僅輯成七卷淮南子定本諸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某某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爲姻家乃紀其學行揭于阡

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己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卽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

兼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卽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卽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旣免喪，猶欒欒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子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者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于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惝恍，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規聽言動，克已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尤

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其周廟祧考世室考敍，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後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岐，并奉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

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胥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祧。二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爲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考。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如日行諸解辦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全。廷棟。廷澤。廷敬。廷凱。廷穀。女子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已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爲君座主。又以子女爲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爲傳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父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爲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戍黔。屬其子裕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微。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贈太常寺卿。事載明史。又四傳至贈光祿大夫綸光。爲公高祖。子長即文端公。次峯。廩貢生。候選訓導。爲公曾祖。以居父喪哀毀卒。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需次州同知。爲公祖。生子濬。爲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妣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珥盡。乃鬻屋賃廡以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聲書聲。申旦相答也。三世皆

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公幼秉母教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入成均。充四庫館贍錄。四十五年應召試列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四庫書成議敍知縣。不謁選。五十四年己酉恩科禮部會試第一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明年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散直常遲。承旨撰擬。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屠太夫人卒。以承重憂歸服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廖宗驥等。秋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鎮安二府極邊例令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旨允行。粵士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任滿復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郎中。截取繁缺知府。引見記名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記名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卿。命偕侍郎吳公璥按事河南。十三年又命偕侍郎文公孚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囚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危坐鞠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南布政使。陛辭上諭。以寬嚴相濟。勤慎辦事。勿效近時習尚。因詢家世。公備對陳敍母教。伏地感泣。上爲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夫人時。備優諭以勵公焉。旣到官。每昧爽起。謁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窗布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穀。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爲限制。令分季解。

司官民無擾累兼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訐訟滋紛請勅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十二月擢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依山爲寮誘土民爲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謂弭盜莫善于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列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險訪緝懸重賞爲勸于是獲逸盜甚衆弊羣吏先操守後才能顧嘗謂人才難得應劾者不少恕而時存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教勗若師弟子然重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爲僚屬法凡所設施必陳奏上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年二月抵任會上巡幸五臺公請陞見至山西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冊扈蹕還至正定召對十六次賜賚無算四月還武昌有旨來京以侍郎用尋諭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南陽盜王膀子等所過刦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慧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映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荊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坍卸報豁以杜爭端提督署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川鹽潞鹽價皆賤宜減淮鹽價以杜私販奉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至孝感奉旨署河南巡撫並諭嚴

捕王膀子等。王膀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幅等乘饑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獲王膀子解河南公訊治據實奏奉上諭錢楷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甚相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調補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命巡撫安徽兼提督銜例戴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諭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碭山李家樓河決宿州，當其衝，靈璧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漲不能洩，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攜餅餌飼災民，支席爲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吏，勘明災戶數，後具奏得卽發帑，茲亦如之。奉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養廉爲倡，紳士繼之，或平糶或賑粥，司事者無剋減冒漏諸弊。所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蠲緩錢糧，皆荷允行。上復以黃河漫口應如何設法疏導，俾順流入湖爲詢。公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內，惟灘河爲減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水，李家樓奪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尙不能容，今漫口未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疏導，且亦窮於尋探，批答題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歙縣人張良璧，採生斃嬰女多人，守令前鞠未明，御史入告，命公鞠之。良璧年七十餘，恃無證，陽聾瞞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冤，上命公鞠之。原讞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父萬倉以拒

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贓證備具贓止袍一裘一布二疋而裘故非實公委曲于典裘券冊內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潁亳壽鳳等處俗悍多訟莠民傳邪教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爲齋龍華會顯聖義和拳等公悉禽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爲之減視學廣西病瘍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氣益耗歷官數省釐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十三遺疏入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圻歷更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溢逝伊本係孤子孀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諭祭特賜全葬銀公奮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殊眷不恤勞瘁儼直機密筆不輟書退直讀史賦詩不自暇逸蒞外職益勤案牘每吉旦焚香告天願賜豐歲若將降咎于民者願降咎于某身祈晴祈雨雪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跕步不失矩矱款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己見不輕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曰不使兒分心誤國事也事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慕若孺子所著有綠天書舍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蓋公五世祖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畫有家法恭繪御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睿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皆無子以同祖弟

械之子承志爲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夫人命字元之子祐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公未第時卽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母教及宦跡甚詳于公歿後屬姻家故爲傳焉

